

● 画遇知音巧识汪士慎酒楼粗

● 夤夜幽会大臣人民宅白昼宣

● 小村遇倩女书画定情雷

● 真心劝铁心高翔还俗

■ 窦应泰 著

# 扬州八怪演义

■ 吉林人民出版社

● 情贞似铁五娘盼

● 载待友如弟金农护妹

● 洞若观火板桥吹熄红

● 笼心不鬼胎水仙



# 扬州八怪演义

窦应泰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扬州八怪演义

实应泰 著

于二辉 责任校对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市印刷制本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2 印张插页 4 700000 字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300

ISBN 7—206—02653—2

G·692 定价:45.00 元(上下册)

|       |                          |     |
|-------|--------------------------|-----|
| 首 引:  |                          | 1   |
| 第 1 章 | 太仓府八县搜名画<br>陈知县闻宅报佳音     | 18  |
| 第 2 章 | 王牧屈尊造访识怪才<br>黄慎隐居湖上献名画   | 28  |
| 第 3 章 | 彭裱褙进谗说赝品<br>王歧山衔恨捕黄慎     | 39  |
| 第 4 章 | 大刑加身黄慎本色未改<br>摆酒湖上金农歌里作画 | 54  |
| 第 5 章 | 作画成痴高翔众怒难容<br>才高震主雪禅忍无可忍 | 69  |
| 第 6 章 | 淫女闹寺庙雪禅设计<br>流浪杭州城高翔卖画   | 83  |
| 第 7 章 | 画遇知音巧识汪士慎<br>酒楼齟齬义结黑和尚   | 96  |
| 第 8 章 | 刀插两肋马源闻私邸<br>不可一世王桐忘旧情   | 117 |
| 第 9 章 | 高犀堂临危救玉娘<br>彭裱褙因画入囹圄     | 133 |

|        |                        |     |
|--------|------------------------|-----|
| 第 10 章 | 王造时骗画为盗名<br>汪士慎愤然辞官府   | 147 |
| 第 11 章 | 茅屋煮酒金农吐真情<br>夜闯府邸马源送贿银 | 166 |
| 第 12 章 | 王歧山密谋献假画<br>汪士慎义舍葫芦图   | 177 |
| 第 13 章 | 河上遇郑燮清高远避<br>渡口捕獬汉仙踪杳然 | 191 |
| 第 14 章 | 清漪园献画起狐疑<br>小山房品茗议弹劾   | 203 |
| 第 15 章 | 屈尊长街雪中寻李鲜<br>英雄煮酒慧眼识名画 | 218 |
| 第 16 章 | 刘子壮闹骂递情报<br>王歧山哭求大学士   | 234 |
| 第 17 章 | 宫中盗画意在逐李鲜<br>府内摆酒本为释前嫌 | 246 |
| 第 18 章 | 黄夜幽会大臣入民宅<br>白昼宣淫捉奸反遭打 | 257 |
| 第 19 章 | 徐文元暗布网中网<br>李宗扬误入国子监   | 270 |

|      |                          |     |
|------|--------------------------|-----|
| 第20章 | 无端陷害明诗当反诗<br>设计恫吓黄夜出囹圄   | 282 |
| 第21章 | 小村遇倩女书画定情<br>雷塘逢渔翁一语惊人   | 298 |
| 第22章 | 四壁鬼画姚宅空无人<br>三年焦盼罗聘吐苦衷   | 314 |
| 第23章 | 情贞似铁五娘盼夫七载<br>待友如弟金农护妹三年 | 326 |
| 第24章 | 真心劝铁心高翔还俗<br>骗友为救友金农索画   | 341 |
| 第25章 | 金寿门沽酒喻大义<br>汪士慎以画胁巡抚     | 355 |
| 第26章 | 赏芍药金农博引古今<br>窥隐情郑燮暗语叮咛   | 371 |
| 第27章 | 心仪似水高翔会婵娟<br>对诗如流黄筠识才子   | 388 |
| 第28章 | 新娘待嫁高翔影杳然<br>倩女不出王桐眼欲穿   | 399 |
| 第29章 | 李方膺灯下说赝图<br>魏臬司妓馆闹火拼     | 413 |

|      |                          |     |
|------|--------------------------|-----|
| 第30章 | 六载跋涉金陵觅贤弟<br>一朝重逢沽酒泪雨飞   | 425 |
| 第31章 | 李方膺登临望江阁<br>王巡抚兵围三台洞     | 437 |
| 第32章 | 上官女鸠毒毙命<br>李方膺盗画外逃       | 448 |
| 第33章 | 庙会觅友见画如见人<br>酒肆话旧往事似云烟   | 464 |
| 第34章 | 莲胜寺李铮邂逅知己<br>茅舍里黄慎借酒发难   | 447 |
| 第35章 | 恨绵绵痴情酬高翔<br>雪皑皑祭灵悼亡妹     | 490 |
| 第36章 | 罢官归扬州金农访客栈<br>摆酒在花厅郑燮吐隐情 | 501 |
| 第37章 | 郑克柔架桥得雅号<br>李方膺观画见风骨     | 514 |
| 第38章 | 李方膺妙手出奇方<br>郑板桥治酒待嘉宾     | 529 |
| 第39章 | 少奶奶下落不明<br>朱水仙哭骂出台       | 539 |

|         |                            |     |
|---------|----------------------------|-----|
| 第 4 0 章 | 郑板桥雪中赴夜筵<br>丁雪庵啼笑唱双簧       | 552 |
| 第 4 1 章 | 洞若观火板桥吹熄红灯笼<br>心怀鬼胎水仙黄夜遇鬼魅 | 566 |
| 第 4 2 章 | 魂断客栈瑶环僵尸还乡<br>梦醒盐铺板桥重坐审台   | 578 |
| 第 4 3 章 | 灵棚置双棺满宅唏嘘<br>枯井出僵尸举家惊诧     | 593 |
| 第 4 4 章 | 数载积案汪云鹏吐冤<br>一朝事发王歧山下狱     | 604 |
| 第 4 5 章 | 二王牢狱探囚友<br>罗聘郑宅画鬼图         | 618 |
| 第 4 6 章 | 乐自心中出钟馗满街<br>祸从天外来捕快进宅     | 631 |
| 第 4 7 章 | 罗两峰愤极辞王府<br>王歧山进谗害良善       | 645 |
| 第 4 8 章 | 金宅煮酒细说扬州八怪<br>花厅笑语今朝义结金兰   | 659 |
| 第 4 9 章 | 王歧山幕后小权术<br>金寿门遭祸大抄家       | 679 |



|        |                            |     |
|--------|----------------------------|-----|
| 第 50 章 | 占卜知吉凶高翔陨命<br>观天厄未除罗聘削发     | 697 |
| 第 51 章 | 姚五娘夜探罗弯街<br>刘学谦旧宅引新路       | 717 |
| 第 52 章 | 进秘宅魏梁栋借花献佛<br>探寒舍姚五娘雪中送炭   | 729 |
| 第 53 章 | 谋败一时魏梁栋遭殴<br>梦发奇想郑板桥拜年     | 749 |
| 第 54 章 | 为旧友郑板桥初临金陵城<br>结新知魏继尧席上骂官场 | 769 |
| 第 55 章 | 魏臬司王府救唐娃<br>和钦差深更会名伶       | 787 |
| 第 56 章 | 美人计魏继尧送女进京<br>志未酬李方膺梦断金陵   | 803 |
| 第 57 章 | 唐娃报旧恩娇嗔兼施<br>金农返故居悲恨交加     | 819 |
| 第 58 章 | 金寿门清明祭李蟬<br>汪士慎品茗话罗聘       | 837 |
| 第 59 章 | 忠言逆耳气煞臬渔夫<br>假语搪塞震怒两画翁     | 853 |

|        |                            |     |
|--------|----------------------------|-----|
| 第 60 章 | 殿前认亲人允绍悲哭<br>古刹遭兵燹玄空惨殁     | 879 |
| 第 61 章 | 郑板桥尸中觅友踪<br>王岐山陵前祭亡灵       | 885 |
| 第 62 章 | 王桐暴亡扬州大举丧<br>金农喜归刘宅聚友朋     | 905 |
| 第 63 章 | 观画萌杀心王岐山定计<br>挥毫饮毒茶金寿门猝死   | 925 |
| 第 64 章 | 茅宅探病黄慎叹无计<br>榻前咯血郑燮点迷津     | 943 |
| 第 65 章 | 为友鸣冤黄慎再赴金陵<br>连捕两犯沈鹏夜离扬州   | 960 |
| 第 66 章 | 南京托梦郑燮挥尘东冥去<br>扬州悬梁王牧畏罪叹西归 | 979 |
| 第 67 章 | 闻喜讯黄恭寿乐极中风<br>玉钩斜罗两峰雨中祭友   | 995 |

## 第三十六章

# 罢官归扬州金农访客栈 摆酒在花厅郑燮吐隐情

那日清早，金农见黄慎与高翔两人乘一辆马车，前往黄慎的亡妹黄筠的墓地去祭拜，便辞别了李蝉，独自回到扬州城里的玉泰盐铺。金农因黄慎与高翔的事，已有几日没有到他的商号玉泰盐铺里来了，他刚从马车上下来，迈进盐铺的门槛，就见两位守铺的伙计迎迓上来，说：“金老爷，后边房里有人在等，昨日下午便已来此寻过您了，只因不知老爷的去处，便叫他今晨再来等着，这会儿他正在后房里坐等着呢！”金农以为是扬州城里的盐商，便问：“是哪一户商号的客人？”伙计道：“不是商号的客人，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是个二十多岁的佣童，衣饰很是褴褛的！”金农闻言吃了一惊：“从外地来的？衣饰很褴褛的佣童？他是谁呢？”见两位伙计也答不出个所以然来，金农也不再问，就急匆匆地穿过前面盐铺的几间门市房，拐进一条通往盐铺后宅的小道，过了天井，来到他在玉泰盐铺会客的东侧厢房里。刚一进门，果见有一位身材高瘦的仆佣模样的人坐在椅子上，正在那里埋头啜茶。忽闻脚步声，那仆佣模样的人急忙站起来，冲向金农深深地躬身施礼，叫道：“金老爷莫非不认得我了吗？我是珍儿呀！”

“珍儿？”金农微微地一震，急忙近前一看，又吃了一惊。见

那人果然就是10年前随郑燮从山东潍县来扬州的书僮珍儿。只是比那时长得高了，面庞也黑了，五官眉眼也变了，唇边上也生出了毛茸茸的黑须。令金农心里吃惊的却是，当年作为郑燮这知县老爷身边的书僮珍儿，如今不知为何突然变得这般褴褛寒酸，一双鞋子也磨破了，头顶上戴着一顶江南百姓常戴的破旧瓜皮帽，浑身上下没有半点官宦人家仆人的富贵气。金农见了珍儿这一幅落魄的模样，在刹那间心头泛起一抹不祥的阴影，急忙近前拉住他那冻僵了的手，问道：“你怎么不随克柔贤弟在潍县，忽然回到扬州来做甚？”

“金老爷！我，我是陪着郑大人他……一道回来的呀！昨日到的扬州，过午时郑大人便命我来这边寻你的。怎奈谁也不知金老爷到何处去了，郑大人今早便又命我来这玉泰盐铺的！”珍儿见金农吃惊得面色变白了，慌忙说道：“郑大人要我过来向老爷您通报：郑大人这次回扬州就永远不走了！……”

“什么？珍儿你说什么？”金农吓得双手情不自禁地颤抖了起来。他对珍儿的话听得清清楚楚，但是心里却对他刚才的话大惑不解，急忙将珍儿让到火炉前坐定，又亲自为珍儿从壶里倒了一杯热茶，忙不叠地追问起来：“郑大人他可是朝廷钦命的地方官员，堂堂的七品知县，他为什么放着山东潍县的官不做，忽然带着你回扬州来？这，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呀？你快说，快快地跟我说明白！郑大人回扬州来有何公干呀？！”

珍儿见金农问得急，又瞪起了眼睛，他的心越加地慌了。刚一张口欲说什么，却又将话吞咽了回去，战兢兢地垂下头来，吞吞吐吐地说：“郑大人他……他为何来扬州？我怎么说得清呢？我又怎么知道呢？”金农越发地急不可待，追问道：“你这珍儿，怎么越长越蠢了？那郑大人在山东好好的，为何又回扬州，你在他身边，为何连个情由也说不清呢？莫非又回扬州省亲的

吗？……” 珍儿越急越说不出话来，他吞吞吐吐，嗫嗫嚅嚅，语音里夹带着哭腔，说道：“金老爷！我，我真的说不清呀！若问清真情，您就去见郑大人，他见了您自然会从根根梢梢地向您说个明明白白的！……” 金衣猛然醒悟了什么，心里打了一个诨。待他的情绪渐渐地冷静下来，仔细观望珍儿的神情与今非昔比的衣饰打扮，心头那不祥的阴影便越来越扩大起来。金衣直到这时方才意识到继续与珍儿纠缠无用，便问道：“瞧我，倒也忘记了问你！郑大人既然已经到了扬州，他为何不来我的宅子里？他如今是在何处下榻？你快快说清，我好前去拜访他呀！……” 珍儿哭丧着脸说：“郑大人昨日来扬州后，就投宿在城边的一家小客栈里了！他……” 金衣怒道：“真是岂有此理，你家郑大人好歹在扬州还有我金寿门这个朋友，回来为何不住进家里，反而要投宿客栈？这岂不是太目中无友了吗？” 珍儿道：“金老爷不必怪罪，你怎知郑大人的苦楚，那姚五娘正害着病哩，从山东来扬州千余里，她是好不容易挨到这扬州的，进了扬州城浑身发软无力，就只好先在城边的小客栈里安歇下了！” 金衣闻听姚五娘身染疾病，方才知道自己刚才的话有些唐突，有些后悔不叠地连连跺脚说：“唉唉！原来如此，我如早知道时，昨夜便该将他们接进城里来了！” 金衣说完，忙不叠地从柜橱里取些银两装在身上，便拉上珍儿急匆匆地出了房门，到玉泰盐铺门前，命伙计雇来一辆马车，两人坐进车里，金衣便忙不叠地催促那车夫将车快地赶走。

马蹄得得，那辆马车沿着青石板路直向城南方向疾疾地驶去。快到城边时，珍儿朝车外一指说：“金老爷！到了，郑大人他们就住在那家小客栈里！” 金衣急忙喝住车夫，他与珍儿忙三火四地跳下马来，抬头一看，路边果真有一家铺面破陋的小客栈，门楣上有“城南客栈”几字。金衣也顾不得多问，便心

急如火地追随着珍珠冲进了客栈。店小二见忽然来了一位衣饰相貌不凡的人物，慌忙陪着笑脸迎迓。金农进门便问小二道：“郑大人住哪里？郑大人住哪里？”店小二慌了：“哪一位郑大人？我们店太小，从来没有住过什么郑大人的！”珍珠忙朝楼上一指说：“我家大人就在楼上住着，怎么偏说不在这里？”店小二认得那珍珠的，恍然大悟地向金农陪着笑说：“原来楼上那对病恹恹的夫妇？我有眼不识泰山，又怎么能识得他就是什么郑大人呢？既然如此，就快随我到楼上来便是！”

心急如火的金农哪有心思与店小二纠缠，便由珍珠陪着，随那店小二大步流星地蹬上木梯，来到一间面临街路的客房门前，店小二急忙将门帘一撩，朝向器宇轩昂的金农一躬身，让道：“请，郑大人就住在这客房里！”

金农冲进那临街的客房里一看，房里没有生火，冷气逼人。在昏暗的光影里，榻上躺卧着一位面色蜡黄的瘦弱妇人，金农定睛一看，几乎认不出那病恹恹、发髻蓬松的女子，就是10年前曾在他的宅邸里住过的姚五娘。从前如花似玉、风姿绰约的姚五娘，如今已是苍白消瘦，两只眼角已布满了细密的鱼尾纹。站在病榻前为姚五娘用汤匙喂羹汤的颀长男子，身穿皂袍，头戴一顶灰旧的瓜皮帽盔，脑后一条沾满尘土的辫子盘在脖颈上。他那黧黑清癯的面庞，显得格外憔悴苍老，下颔的胡须黑森森的，早已失去了10年前那潇洒矜持的风度。他就是那睿智过人，满腹经纶的兴化才子郑燮吗？金农愣怔怔地兀立在门口，与近在咫尺的郑燮双眼对峙了许久，当金农从对方那双依然深邃明澈的眼睛和他眉宇间凛然的豪气，认出他就是当年曾数次在一处饮酒吟诗，纵论古今名画的郑燮时，他失声地大叫道：“克柔贤弟！真，真的是你回来了吗？！……”

“寿门兄！是我，是我郑克柔呀！”郑燮在一刹那的惊诧过

后，很快便认出金农来。他急忙将捧在手里的那碗羹汤放在床头，激动万分地扑上前来。郑燮双手紧紧地将金农搂住，说：“真没有想到吧，我又回到扬州来了！……”

“克柔贤弟！你……你这是……？”金农上下打量着衣饰褴褛的郑燮，忽然感到10年一别，他已经苍老了许多。当初在玉泰盐铺里与郑燮第一次见面时，郑燮正是仕途顺遂，春风得意之时。那时郑燮是风流倜傥的大清朝七品县令，可是如今他却便装布袍，青衣小帽，活脱脱的一幅落魄书生的模样，特别是客棧榻上不住呻吟的姚五娘，更为今日突然归返扬州的郑燮平添了几分悲凉与寒酸。金农虽然早已从郑燮目前的窘况中看出了什么，但是他对郑燮今日突然变成这种模样还是深感困惑与不解，情不自禁地问道：“你到底是……为何事变成这般寒酸的结局呀？……”

榻上昏昏欲睡的姚五娘听到金农的声音，渐渐苏醒。她见郑燮与金农互相拥抱的情景，想起前次郑燮衣锦还乡，不由自主地低声地在被窝里悲泣起来。郑燮见姚五娘哭泣，只对急于追问情由的金农叹道：“寿门兄！真是一言难尽呀！10年前我从山东回扬州时，在玉钩斜的古墓前遇见一位疯疯癫癫的瘸脚渔人。那时他便为我在古墓上占卜算卦。对我说官运不久长，那时我对瘸脚渔人的话还不以为然，万没有想到他的卦算得好准呀！我郑克柔确实不是官场仕途中人，果然让那瘸脚渔人不幸而言中了！我此次……是被朝廷罢去了官职，才回到扬州来的呀！……”

“什么？有这样的事情？！”金农听了郑燮的话，仿佛在头顶上陡然遭到了一声晴天的霹雳，震得他目瞪口呆，手足无措。金农万没有想到精明而睿智过人的郑燮，居然为官十余年便被朝廷削去了官职。他急忙抱住郑燮追问道：“贤弟！这究竟是为了

什么呀？莫非你在官任期间，犯下了欺君枉上之罪？还是贪脏枉法，违纪乱纲？抑或是恃权傲物，鱼肉百姓？我不信你知书达理的郑克柔会犯下种种为人所不齿的丑事来？！你说，你要说清，朝廷到底为了什么削去你的官职？！……”

郑燮眼里汪着混浊的老泪，内心中似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楚。他正欲向金农倾吐心曲，不料卧在冰硬竹榻上的姚五娘“哇”地一声哭出声来。守在门边的佣仆珍儿也偷偷地倚门饮泣。姚五娘哭着哭着，忽然满面青紫。一口浓痰没有咳出口来，竟然昏厥过去。

“不说了！先不说这些了！救五娘要紧！”金农见郑燮已经泪流满面，他的泪水也忍不住扑簌簌地滚过面腮。直到这时，金农方才意识到不该当着重病在身的姚五娘面上，向郑燮询问在山东被朝廷罢官削职的真正情由。金农望着那寒冷得连哈气都望得见的破陋客房和榻下面郑燮夫妇所携带的简陋行囊，痛心疾首地连连拍膝跺脚，埋怨起郑燮来了：“唉唉！你呀你呀，即便削职罢官，也不该忘记扬州还有我金寿门的！你来扬州，又带着病人五娘，怎么能住在这种鬼客栈里？你莫非真的眼睛里无我金寿门吗？……”那郑燮自然又是自怨自艾了一番，金农也不再听他陈述情由，忙不叠地到街上雇来两辆玻璃马车。与郑燮和仆佣珍儿三人，七手八脚地将病体沉重的姚五娘，从楼上抬了下来。命几个车夫在马车里铺好被褥，又将昏厥不醒的姚五娘放进马车里。然后三人将从山东带来的两只箱笼书籍字画和几捆行李，放在另外两辆马车上。金农向店小二付了房租饭资，三辆玻璃马车蹄声嗒嗒地迎着扑面寒风，沿来路回得城来，径直将三辆马车赶进了金农的院宅里。金农急忙吩咐小妾瑶环，指挥几位女佣男仆，将西跨院整饰一新，各房内放了火盆，壁炉内又加了柴火。眨眼之间，已将平时不常住人的西跨



院的东、西厢房，烘暖得如同春天一般。瑶环等一群女眷女佣们，将病体孱弱的姚五娘抬进了西跨院的东厢房里。金农早已吩咐家人在扬州城里重金广请名医，悉心为姚五娘调治诊脉。众人直从上午忙到正午，两剂草药煎好，催姚五娘服下，她渐渐地不再折腾发冷。

金农将几位名医请进套院客房，与郑燮两人依次问计于名医。几位名医各陈己见，有的说姚五娘是内有积火，外染风寒；有的则说五娘是伤寒重症；还有的说姚五娘是体虚远路跋涉，又冻又饿所引发的重疾。后来，众名医都各自留下了处方，告辞而去。金农只偷偷地将扬州城里的第一位名医麻一谷留下，与郑燮两人再加请教，麻一谷认定姚五娘是伤寒。故而，金农便决计以麻一谷为主，每日专来宅子里为姚五娘诊脉施治。那麻一谷也果然不枉称扬州头一位名医，自从姚五娘一连服下麻一谷的三剂草药，病情就渐有好转。

这一日又是彤云密布，寒风飘雪。金农命人在后宅的花厅里备下一桌酒席，为郑燮接风洗尘。户外大雪纷纷，厅里温暖如春。三杯酒下肚，金农取出一张洁白纸笺来，那上面是郑燮写下的一首名曰《还家行》的诗，他借助酒兴，诵读起来：

“死者葬沙漠，生者还旧乡。遥闻齐鲁郡，谷黍等人长。目营青岱云，足辍辽海霜。拜坟一痛哭，永别无相想。春秋社燕雁，封泪远寄将。归来何时？兀然空四墙。井蛙跳我灶，狐狸踞我床。驱狐空鼯鼠，扫迹开堂皇。湿泥涂四壁，嫩草覆土黄。桃花知我至，屋角舒红芳。旧燕喜我归，呢喃话空梁。蒲塘春水暖，飞出双鸳鸯。念我故妻子，羁卖东南庄。圣恩许赎旧，携钱负囊囊。其妻闻夫至，且喜且彷徨。大义归故夫，新夫非不良。摘下乳下儿，抽刀割我肠。其儿知永绝，抱颈索阿娘。坠地儿翻覆，泪面涂泥